

乡音——心底里最温暖的记忆

刘菲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唐代诗人贺知章的《回乡偶书》因为形象地勾画出游子返乡的情景而流传千古，家喻户晓。

乡音可以说是人们真正的母语。母亲用乡音唱摇篮曲、教孩子牙牙学语；兄弟姐妹和儿时伙伴以乡音交流、嬉戏玩耍。每个人都是在乡音中启蒙，伴着乡音长大。

乡音是一条与故乡联系的纽带。长大后，许多人离开家乡求学、工作。若干年后，思维方式变了，行为方式变了，生活习惯变了，饮食习惯变了，也许口音也变了，但唯一不变的是心底里对乡音的那份记忆。乡音如陈年老酒，打开后香醇四溢，令游子陶醉。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在漂泊的旅途中同乡相认，凭的就是那熟悉的乡音。远离家乡的人，每当听到乡音，就会生出一种莫名的亲近感，彼此间的距离也瞬间被拉近。生活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不论离故乡多远，都携带着相同的中华文化基因。从宏观上说，汉语是我们的乡音；从微观来看，地域辽阔的中华大地上，那数不清的方言是同村、同县、同省、同市的每个个体的乡音。在华人稀少的地方，汉语就是乡音；在华人较多的地方，乡音也相对细化开来。

乡音是每个人心底里最温暖的记忆，是我们最能表达情感的载体。凭着乡音或对乡音的温暖记忆，可以找到回家的路，可以找到自己的根。对于乡音，远离故土的海外同胞深有感慨，许多人有话要说：回忆、思念、伤感、巧遇、趣事……本版新设“梦里乡音”栏目，目的就是给广大海外读者提供一个表达和倾诉的平台。

侬也是上海人？

黄英

至今我出国已经26年了。早年间在西班牙华人中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会说青田话，走遍西班牙都不怕。”因为早期西班牙华侨华人的主体多为青田籍人士，他们在海外很团结，凭乡音能得到很多切实的帮助。

我原籍广东，在上海出生并生活了40多年。按说上海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大都市，素有“大上海”之称，地大人多，沪语人群庞大。可上海话在海外似乎并不好用，可能因为过于精明的上海人之间，彼此间缺少几分信任吧。从小我就知道，出门旅游时最好别说上海话，免得被人贴上“会算计”的标签而另眼相待。到了国外找工作，尽管江浙人大都懂上海话，而我坚持只说普通话，免得被人“触霉头”：“你们上海人一直看不起我们，现在还不是要在我们手下打工。”现任中文学校校长一职，更得坚持说普通话了。想来也真没什么机会说上海话。有一次，接待来西班牙访问的“上海侨商团”，我想，这下可以和老乡说一通家乡话啦。可一打听，团员竟全是浙江籍，瞧，连客套都用不上上海话。只有在上海联谊会聚餐时，才会说几句上海话。有一次，一位老乡在找厕所，我告诉他：“押末头一间”（沪语“最后一间”的意思），他感慨地说：“好久没听到地道的上海话了”。

其实在上海本土，认同的也是海派文化。上海历来是个开放性的城市，大都是外来人口。上溯三代，真正的上海本地人生活在市郊，街面上满是夹杂着方言的上海话，能听懂就行。上世纪50年代，国家提出了推广普通话的方针，明确“大力提倡，重点推行，逐步普及”。我和同是小学生的哥哥写了封“倡议书”贴在家门上，希望全家讲普通话。这当然难不倒在电影局工作的父母，结果他们一开

腔，那标准的普通话倒是令我和哥哥怯场了。

“文革”期间，我工作的中学就近招生，旁边恰好有个棚户区，居民大都是苏北籍。为了便于和学生及家长沟通，我们年轻教师都要学说几句苏北话。这种混杂的方言还曾闹过一个笑话：一个数学老师讲述三角函数的符号变换法则“奇变偶不变”，他说是普通话，但被他的一个苏北籍学生听成了“前（苏北音发qi）变后（苏北音发ou）不变”。听得那位北大出身的数学老师直犯愣，不知该如何解释。

上海的地方戏是沪剧，其前身是上海本地滩簧；上海坊间更流行的是绍兴戏，即越剧；而我则随着祖母爱听苏州评弹。移居海外，偶尔会听到评弹录音，蒋调的深沉浑厚，杨调的高亢委婉，张调的苍劲铿锵——乡音在耳边缭绕，常会听得潸然泪下。

我的儿子出生在上海，他上的幼儿园和小学全讲普通话，我和先生在家里也随着儿子讲普通话。所以他能听懂上海话，却不会讲。儿子13岁出国，后来回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学了点上海话。但他的上海话发音是从普通话转换过来的，让真正的上海人“不忍卒听”，我常帮他纠正发音。2010年世博会，儿子的上海籍占了优势，被西班牙国家馆录用为人事主管。我私下里嘱咐儿子说，你在上海联系工作时，最好说普通话，你的那口洋泾浜上海话还是不说为妙。

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我记忆中上海话派上用场的没有几次。记得有一次去电讯公司办事，碰到一个亚洲面孔的小伙子，我问他会讲中文吗，他否定了。可看完我的资料后突然冒出一句：“侬也是上海人？”原来，他生在西班牙，父母是上海人，在家



中跟他讲上海话。所以他会说上海话，却听不懂汉语普通话。没想到，竟碰到了一个只会上海话而不懂普通话的小老乡。

听说现在国内一些人在提倡推广方言，我在海外教汉语多年，对此不敢苟同。不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我想还是留给语言学家和民俗学家去研究吧。（寄自西班牙）



国学研究成果走向市场

本报电 日前，“汉语思维”研究成果市场转化洽谈会在京举行，这标志着易学和汉字谱系研究专家殷昆及其课题组十几年来研究成果开始走向市场。

殷昆先后出版过《易经的智慧》《老子之道》《幸福王——中国人的幸福品牌》等著作，对于易、禅、道、汉字等中华传统文化有很深入的研究，还曾于2012年至2015年为本版撰写《汉字溯源》栏目文章近百篇，有效地普及了汉字知识。

在“国学”热的大背景下，随着“汉语思维”成果走向市场，必将推动和促进国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谢丹）

互联网将德国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室和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室连接在一起——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第一堂网络汉语课日前正式开讲。由上海交大人文学院2015级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张楠青担任主讲教师，对海德堡大学孔子学院的两位高级班学员Tim和Alice通过视频进行在线教学。将网络教学引入孔院汉语课堂，可以进一步发挥国内合作高校的师资优势，为外国学员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教学资源，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图为课后师生通过网络合影。（孔萱）

朗诵有魅力 经典永流传

谢丹

近日，由中国驻比利时使馆教育处支持的比利时首次中华诗词朗诵会在布鲁塞尔举行。当天参加演出的不仅有中国留学生和当地华侨华人，还有不少热爱中国文化的外国友人。这场形式独特的朗诵会让现场的每一位观众品味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诗词是文学艺术的瑰宝，朗诵是语言艺术的分支，朗诵诗词不仅能增加学习中文的兴趣，更深切地领会中文的意蕴，还能有效帮助学生提升中文水平和语言能力，可谓益处多多。

在朗诵中培养语感

听说读写是掌握一门语言的基本功，其中离不开“读”和“说”。只有多读多说，才能规范发音，培养语感。与大多数语言不同，汉语作为一门有声调的语言，发音难度更大，对“说”和“读”的要求也更高。朗诵诗词能让汉语学习者注意发音的“字正腔圆”以及语气的“声情并茂”，对于汉语语感的培养大有好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唐正大说：“语言能力离不开语感，语感离不开语言的有声要素，有声要素离不开朗读。诗歌在文字上可以描述万象，但诉诸口耳的朗诵是诗歌割舍不开的要素。品学诗歌时，熟读背诵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也是一个潜移默化地强化语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学习者对于语言的感知能力就提高了。”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文学院副教授唐兴安

说：“中国诗词具有凝练美、含蓄美、意境美等特征，在遣词造句方面特别重视韵律的规整，有着极强的节奏感，是汉语韵律美的集中体现。”他也认为诵读古典诗词，对增强汉语兴趣，培养汉语语感有着重要作用。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进修学院青年教师韩阳曾在课堂上教来华留学生朗诵《敕勒歌》。她说：“这首诗节奏感强，读起来朗朗上口，‘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些句子的诗律诗又像歌，学生很快便能独立朗诵，而且节奏和韵律都把握得非常到位，汉语的语感就这样培养起来了。”

在朗诵中积累佳句

不论是对仗工整的古代诗词，还是形式自由的现代诗词都有着语言优美、意境深远的特点。中国诗词中的佳句美句不计其数。朗诵诗词，能够通过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而对之加深印象，积累并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加以运用。

唐兴全认为，诗词讲究各种修辞方法，这是培养学生语言文字能力的重要素材。如“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的夸张手法；“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中的比喻手法等。学生通过朗诵，既能学到其中的修辞手法，自己写作的时候也能试着“照葫芦画瓢”，从而提高语言文字能力。

自幼学习中文的毛里求斯留学生李佳屹说：“我非常喜欢朗诵诗词的感觉，也经常跟其他外国

朋友分享我喜欢的中文诗句，并跟他们解释诗词的意思。这样既帮助他们提高汉语水平，也让他们发现了中国诗词的美，而我也把这些句子记得更牢了。”

在朗诵中感悟文化

诗词记录中国人的生活，反映中国人的思想，体现中国的文化。朗诵诗词，能够从诗词中透视词人心境，感悟中华文化。

韩阳在教学中首先选择了《静夜思》这首千古名篇作为教学导人的第一课。“这首诗比较简单且意境优美，最重要的是，诗中体现的中国人的思乡情节与这些远离家乡的留学生的心境很相似。带领学生朗诵这首诗，既能让他们借此抒发情怀，也能通过理解诗的意思，了解中国人重视故土和亲情的传统。”韩阳如是说。

李佳屹谈到，在所学的诗词中，令她印象最深刻的是杜牧的《清明》：“在读到‘借问酒家何处有’时，有的同学不理解为什么诗人要找酒家，以为是晚上要住宿，听老师解释后才明白，原来是想借酒消愁。我一下子就体会到了诗人对逝去亲人的思念之情，也明白了清明节的意义，也感受到中国人对亲情的重视。”

汉语语感需要在朗诵中培养；佳言美句需要在朗诵中积累；中国文化需要在朗诵中感悟。在抑扬顿挫的朗诵中，每个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水平都能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

2015年8月，我获得了前往亚美尼亚的机会。亚美尼亚——高加索山旁的明珠，诺亚方舟曾经停靠的地方。前往这个陌生而神秘的国度，不是作为留学生，也不是作为旅人，而是以汉语教师志愿者的身份，怀揣着使命和责任。这一特殊的身份既让我对前途充满好奇，也有压力。

我授课的对象既有眼神懵懂的小孩子，也有处在叛逆期的中学生，还有渴望了解中华文化的上班族。我先接手了一个儿童班，无形之中倍感压力。要获得孩子的接受和认可，必须打破常规。除了基本的课堂讲解，我变换各种方式勾起他们对汉语的好奇心和兴趣，如做各种和教学有关的游戏，让孩子边玩边学，课堂的气氛更加活跃。学期最后一节课那天晚上，雪花路滑，虽然有的孩子迟到，但是都到齐了。看着这一张张熟悉而可爱的小脸，想起他们陪我度过学期的那些时光，我真的非常感动。自己的努力付出得到了认可，也体会到了与孩子间的珍贵感情。

在中学生的课堂上，既要保证授课内容的生动，还要维持好课堂秩序，维护好课堂氛围，难度可不小，毕竟叛逆期的孩子不分国度。我曾因为学生对学习的抵触情绪和厌学心理而无奈、怀疑甚至失望，但是我没有放弃。在请教前辈老师的各种教学方法技巧之后，我改变策略，因材施教，教学慢慢步入正轨。



漫步在高加索山旁

谭潇

在孔子学院本部成年班授课，我也经历了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与中小学教学不同，我把这个班的教学重点放在传授汉语基本知识和训练使用语言的实践能力上，还不失时机地向学生介绍时下中国的流行语。同时，在教学过程中，我也积极地向学生们了解亚美尼亚的风土人情。我们很快就打成一片，亦师亦友。

工作之外最大的考验就是生活。我知道了亚美尼亚的货币叫德拉姆，知道了在这个诺亚方舟曾经停靠的国度，宗教已融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参观共和国广场、大剧院、王朝遗址、塞万湖以及位于险峻高山上的各类修道院，我了解到亚美尼亚悠久、自豪、辛酸的历史，也理解了亚美尼亚人民惬意生活中保留的那份危机感。

漫步在高加索山旁，我已爱上了汉语教师这个工作，爱上了亚美尼亚。（寄自亚美尼亚）

（本文作者系亚美尼亚埃里温“布留索夫”国立语言与社会科学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教师志愿者）

图为本文作者（左）在第八届中学生“汉语桥”预选赛上做主持